佛學

一瞥

温宏達

有名之詭辯:一巨人追趕在前靜止不動之鳥 龜,若巨人要追及鳥龜必經全程之半,抵中點後 ,又須再經餘程之半,如此……一半之後又有一 半,巨人似不可能抵達鳥龜之處了,但事實不然 ,跨一步就到了。哈!我們給「形式」——字面 的分析玩弄了,請看:

$$\underset{n \to \infty}{\underset{1 \to \infty}{\underline{1}}} \frac{1}{2} + \frac{1}{4} + \frac{1}{8} + \frac{1}{16} + \cdots + \frac{1}{2n} + \cdots = 1$$

無窮的步驟 單純而統一的概念

知識的探討 ①佛學所謂之"佛' ②老子所謂之"道" ,"自然"。

我們嘗試以「知識」——語言、文字及邏輯 去探討這無盡的宇宙和奧秘之生命,就好像分析 那詭辯—半之後又有一半,永無究竟。佛學顯現 了它的實相:跨一步就到了,不是嗎?「放下屠 刀,立地成佛」。屠刀也者,語言、邏輯和符號 。他們是人類很好的工具,同時人類也是他們很 好的玩具。或有不諳佛學而深受二一律制約的人 會問:既然放下了語言、邏輯和符號,人類豈不

(15期)

我們人類被囿於粗略之感官和有限之資料裏,塑造了種種概念和形相而做無止盡的外推,應用到各個角度,於是「荒謬」和「衝突」誕生了。我們只能看到也因而習慣於宇宙整體之極微部份,但却很「勇敢」的適用到他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。例如:蚊子叮人,我們因癢而生「恨」,遂以害蟲名之,但若從整個生態網視之,蚊子亦生物平衡圈裏之一環,人類之所以能夠生存,直接、或多、或少地賴於蚊子之存在,若以蚊子咬人為充分之理由來「痛恨」它,則人類才

●思维

是最可「痛恨」的東西,因為他吃萬物。因「恨 」而擊打蚊子,看似小事,其實人類最殘酷之戰 爭又何嘗不是源於同樣的心理?以這種斷章取義 ,囿於管見之態度來處理人生之種種問題,無怪 乎充滿了「問題」和「缺陷」。那麼如何解決呢 ? 是把問題正面解決嗎?是把全宇宙洞澈得一清 二楚嗎?這似千是永無止期,正如用一半之後又 有一半的方法來分析巨人和烏龜之詭辯,一樣不 可能得到解決。於是有人失望了,走到懷疑的領 域裏;也有人撤退了,走到虚無的領域裏;佛陀 他並不失望,也不撤退,也不前進去解決問題, 他只是往旁邊跨了一步。他告訴我們問題的癥結 不在問題的本身,而是發出問題進而想尋求解答 之主體——「我」。在夜深人靜之際,各位試着 問自己:什麼叫做「我」?是手嗎?將它斬了, 依然有「我」;是頭嗎?似乎又不是;是「心臟 |嗎?換了别人之心臟,依然是「我」,於是有 人說:是各個部位之組合,那麼睡熟之際組合依 舊存在,爲何又沒「我」的概念了?且人體內部 體質刹那在變,試問二歲時的你和現今廿歲的你 又保留了多少相同之元素?或曰:「是心!」很 可能今晨的你和今晚的你已有不同的想法了,想 法既然刹那在變,試問:二歲時的你和現在廿歲 的你又保留了多少相同之思想元素呢?於是,我 們找不到一個具有「自性」之「具體」的我。正 如一只瓶子,「女土」一聲摔破了,一顆原子都 不少,但「瓶子」之概念那兒去了?(據云:禪 宗有人因觀瓶破而頓悟者。)因此我們只能說: 「我」是一個在時空中衆緣合和(互爲條件)所 造成之一種短暫存在的 Case 。他刹那在變,上 一瞬間至下一瞬間(△t→0)已是不同的一個 個體了,但人的「分別意識」在有限之感覺時空 裏,無法觀照這互爲條件之 Cases,而誤執有一 「自主之實我」,於是一片無涯而和諧的宇宙, 斷裂成無數囿於「我」之包袱的個體。摩擦、紛 爭於是 誕生,煩惱、喜怒哀樂、生老病死亦相**繼** 而起,同時,道德、法律、哲學、科學也紛紛出 籠了,但這除了一正一反之壓抑外,似乎並不能

請看一個故事,昔,元兵南下,某僧 爲元兵所執,臨刑,僧從容自若,曰:四大原非 我,五陰亦皆空,將頭臨白刄,猶如斬春風。元 將驚,乃釋之。(筆者按:蓋斬不了春風,又何 須空費力氣。)

至此,「生」、「死」不再是問題了 ,因為我們找不到「生」和「死」之主體,宇宙 的本質一向就是如此,它不曾誕生過,也不曾死 亡過………。

後記:以上胡言,僅佛學領域之一瞥 耳,佛學本身不是「學問」,是「方法」,貴在 「行」,而後「證」,筆者是門外漢,只能亂蓋 ,從未行過,甭談「證悟」,故名一瞥。

